



蔡編自序

襄兒就塾師習尚書專求通蔡氏傳為案據
余攷國朝令甲書主古註疏兼蔡傳初未嘗
專主蔡也學者以註疏繁而難閱遂棄不觀
然而非制矣余弱冠時曾誦辟經正文至是
始取蔡傳閱之則悖理者種々也因博攷先
儒舊說參以己意正其謬悞揭之家塾襄
手勉矣

吳人袁仁

淺草文庫



砭蔡編叙

昔伏生從負圖先生授書以繩繞於腰領一誦一結十尋之繩竟而誦習不已故人豈其口耳伊吾而嘔之而斫之為乎要亦尋繹其旨耳近世習書為業舉地彼其意在魚兔而又奚筌蹄為也我舅翁素履坡先生世為鉅儒恥業舉而世托之醫其術能視垣而肉骨尤三折肱於六經于尚書有砭蔡編尚書自伏生之女口句讀而授之晁錯其後孔安國鄭康

成諸人為之詮解凡百有三十二家至宋而衷于蔡仲點我明至布之學宮蔡何砭也非蔡淺書固深耳尚書在三代以前古稱恢弘至道解之外寧無解耶世有蔡即有砭蔡者有砭蔡恐亦有砭之蔡者非前夢而後覺昔病而今愈也道無涯也雖然翁已從伏生窮負圖之秘矣稱砭所托爾也長棄以還飲上池者其誰即有之能更視長桑癥結耶翁胤吾師了凡林緲綿此道而

司都人士南孫若思才藻葩流將與諸孫南之
載之建壘石壁其支流為吾沈及錢氏吾邑西
錢競爽一自柏峰港如而下夕秀穎發一為延
之以才韻武其魯大父吾沈氏先苑馬及不肖
原亦幸不墮其業此皆素之自出而波及者翁
餘也其他內外戚黨亦多唱和而于喁者嗟乎
翁故從伏生扶其祕使二豎毋膏育藥耳且
有所托焉以晦其業豈以釜魚我輩哉我之
浸淫二豎奚翅藥乎翁而在更不知何以砭我
甥孫沈道原頓首拜撰

砭蔡編

明吳人袁傑良費甫著

男袁黃校梓

曰若稽古帝堯

蔡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此即安國隸古文又稱
曰若為發語辭引周書越若來為例及訓詁則曰
越若來者迺遷而來也豈不自悖其例乎踈謬甚
矣

平秩南訛

平在朔易

蔡傳南訛史記索隱作南為史記索隱現在皆作南謔未嘗作為也論其義則動也謂耘耕之類朔易者頌新朔以換舊氣也以訛為變化又以朔為死而復蘇皆牽強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蔡註天體至圖一段皆據宋時曆法言之堯時不然今時亦不然十有九歲七閏氣朔分齊是為一章惟觀天紀元等曆為然今十九歲已有餘分不

能齊矣

咨四岳

四岳者四方諸侯之長按在傳訛為太岳之後明矣僉曰鯀哉其非一人可知孔平仲乃謂四岳為一人掌知四方之事而蔡傳因之謬矣

方傘圮族

方字古放字蓋二字通用者蜀志晉書引古文尚書並作放傘圮族鄭康成謂放棄君傘是矣今云圓則行方則止恐太穿鑿

否德忝帝位

註否不通謂否與不相通也。欠一與字。學者遂誤認不通為否。昔講官枉經筵上講此書云否是不通的意思。聞者不覺失笑。

蒸蒸又不格姦

則決當主王伯安之說。蒸謂以誠意薰蒸之。蒸者薰而又薰也。又治也。格正也。不格姦者。不去正他。姦惡也。大人正己而物正。並無正物工夫。此最可為處頤之法。若云不至大為姦惡。則彛娶堯女之

後象猶日以殺彛為事。其姦惡何大耶。

彛典

東晉梅頤一段全用孔氏疏。檢晉書無之。惟隋經籍志載此事。又查姚乃姚興。其方字連下讀。大航原作大術。其謬誤如此。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傳云。麓。錄也。納彛使大麓。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彛之德合于天。此非安國之臆說也。孔叢子載宰我問云。納于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
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于尊顯之
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氣來備烈
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
也安國正本其說蔡不從而批史記以為納山麓
按桓譚新語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顧錄天下事若
今之尚書矣王充論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
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事長廣王禪廣陵文云允
執其中入光大麓皆明証也程伊川亦云若司馬

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耶此只
是歷試舜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按釋詁以璿為美玉正義謂璿是王之別稱註美
珠謂之璿誤也又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
宣夜三曰渾天此當以周髀為最其本包犧氏立
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人者故曰周髀
髀者股也今所傳勾股法是已算天必用勾股雖
渾天不能廢也宣夜孔疏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

之數其術兼之按漢秘書郎郝萌曾傳其術記其師說云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之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昏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現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也故辰極常居其所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無所繫著晉志載之甚詳今日宣夜絕無師

說不知其狀如何則淺陋甚矣

禋于六宗

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謂六宗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翮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謂六宗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

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稱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乃三昭三穆也。司馬彪又上表以為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紛々異說。蔡傳宗孔以祭法六者當之，按祭法所云鄭以為昏祈禱之祭，則不可用以解此經，宜依歐陽大小夏侯庶為近之。

五玉

註謂五玉即上文五瑞，誤矣。蓋此五玉乃諸侯所

執以為贄者，若五瑞則天子之命圭，諸侯世守以為瑞信者，豈有執見之禮而乃獻其世守之圭耶。

肇十有二州

註稱始分冀恒山之地為拜州，按夏官職方氏云正北曰拜州，山鎮曰恒山。朱子語類云分冀州西為拜州，考禹迹圖及地理指掌圖拜州皆在冀州之西。通典云拜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圖，則在冀西明矣。今曰冀東，悞也。註又稱其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

州按醫無閭在遼東今云分醫無閭之地為幽州
即遼東之地矣又云分遼東等處為營州不可解
爾雅曰齊曰營州指掌圖云桑犖分為十二州蓋
以古冀州南非涸大分衛水為拜州衛水在今真
定府分燕以北為幽州今密雲等處正是幽州鄒
衍吹律處及其工城皆在密雲當依指掌圖為正
其曰冀州止河東一路尤謬按宋河東路所管平
陽隆德平定太原大寧化奇嵐汾遼絳隰火山
靖康代忻石憲麟豐保德二十一郡皆拜州之境

且汾晉之地自史漢而下皆以為拜輿地所載沿
革甚詳何其不考之甚也

象以典刑

註謂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似也至以墨劓剕宮
大辟為五刑則誤矣呂刑謂苗民始作五虐之刑
爰始淫為劓剕琢點則舜時無是法也特畫象于
服以辱之耳慎子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草纓
當劓菲履當剕鞞袴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漢武
詔曰堯舜畫衣冠而民不犯正謂此也

金作贖刑

孔氏傳云黃金銅也呂刑其罰千錢註曰黃鐵亦為銅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爾今與銅相敵鞍金通五金古者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故以銅為黃金今宜直註曰銅

五刑有服五服上就

服即幪巾之類青綠相匝曰就周禮大輅盤纓七就可據也若以服為服其罪豈流者不應服罪耶分比三苗

按虞仲翔云比古別字蓋舜時天下咸服惟苗未化今得分別而云別之也則黜陟之典亦得行于負固之夫盛矣

陟方乃死

陟行也即太甲陟遐之陟方即方域之方謂舜巡行四方而死于蒼梧之野也若以陟為升遐則與下乃死重複矣宰我向帝舜子曰有虞三十五年左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魯語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註謂征有苗

死于蒼梧之野吳都賦烏闐梁岷有陟方之館行
宮之基歟劉淵林注書云嶧陟方謂南巡狩也其
証甚明

祇承于帝

此句宜連下曰字讀不宜分章祇承于帝者言舜
有是意而禹承之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對疑字說卽疑貳之貳一心任賢表裏無間始
終無間言與行亦無間故曰勿貳若云勿以小人

間之則又是去邪之事矣

無怠無荒

倦勤曰怠廢棄曰荒始于逸豫終于荒蕪只此一

罪心今分無怠于心無荒于事於理未安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古註疏云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
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
善當獲罪此訓甚正今若謂勤于是者戒怠于是
者董則非矣豈有勤而反戒者乎夫戒者禁懲之

詞也今反用休是於禁懲之中而寓以美善之旨
董者督率之義也今反用威是於督率之內而示
以嚴畏之機此二句原有妙義況當聖世勤者必
多然未必其有終註疏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最為
如得旨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註云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此悞說也聖
人之心好生為注其賞罰功罪必如此而後為至
公必如此而後為至平此罔愆之德也安得有過

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只有一箇自人而言則曰危自道而言則曰微
若曰一心為主一心又在傍邊聽命萬無此理
吁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
令色孔壬

蔡謂吁者嘆而未深然之詞謬也禹深然皋陶之
言而有所感慨故以吁發之惟帝其難之帝指舜

非指堯也。驩兜有苗共工之事，皆不在堯時。禹言知人安民，惟舜難行，所謂責難于君也。四凶之誅，惟鯀之殛於禹，有深痛焉。故言能知人，則明通燭照，能官人矣。言外就有奸人不用之意，能安民則德澤沾洽，黎民懷之矣。言外就有小人不能害民及黎民愛戴，小人不能搖惑之意。既哲而又惠，頑讒且有並生之慶矣。故曰：何憂何遷，何異上則責入難于帝，下則思厄于親。此禹之所深嗟而長吁也。

暨益奏庶鮮食

暨稷奏庶艱食鮮食

民以食為天。水旱初平，耕耨未溥，自生之少，則曰鮮食，自得之難，則曰艱食。今乃謂血食曰鮮，悞矣。蓋自燧人氏作，而民已久知熟食。若謂進象鳥獸魚鼈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豈九州之鳥獸魚鼈皆益取之以進民乎？且奏庶鮮食，則以庶為衆鳥獸矣。奏庶艱食，則庶又何所指乎？竊謂奏即敷奏之奏，即民庶也。治水之時，嘗同益陳奏民庶鮮庶食，則所以廣其生植之源者，何不用也？又嘗同稷

陳奏民庶艱食鮮食則所以貽其豐享之利者何
不為也。奏之者在臣而所以行之者在君。禹不敢
自以為功而稱及二臣。又不敢以為臣下之功而
歸之于帝。可為萬臣告君之法。此畫以益稷名篇。
此二句極重。
安汝止惟幾惟康。而心不離事。註就事物上說。止良是大意。安汝之止
惟在乎幾。惟在乎康。幾康二字不平。幾者審之于
微。康者求其安帖。由幾而康。二字正應安字。

女毋面從退有後言

面從是將順之意。後言謂有言不盡而懷忠以退
也。面不能直諫。退雖有言無及矣。若謂而腴諛以為
是而皆毀以為非。殊非唐虞景象。
若不在時候以明之。

若如也在察也。時是也。謂庶頑讒說之人。一不能
察害治。不小如不能察。千是須于御射時辨別之。
蓋射以觀德。心正則比于禮樂。心邪則否。古人用
此為觀人之具。

俞哉

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今以為口然而心不然悞矣臯陶象刑原聖世不可少者况禹有此功叙陶承其叙而明刑以輔之又非徒尚刑威者禹如何而不然之耶

於予繫石拊石

於音烏嘆美聲尚書中凡語助之于皆作于作於者皆音烏如黎民於變是也

禹敷土

考工記云凡清逆地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註清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為注孫順也按治水之法莫先于造溝所謂掘地而注之海也凡造溝必察地之脉絡必順地之條理逆之水必不行禹敷土者正辨別土之功與理也若分別九州則九州之野各有定疆何待分別耶

夾右碣石入于河

傳稱碣石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此謬也今永平府撫寧縣西南有山遠望穹窿似塚山頂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離海三十里蓋古滄州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而自平州言之則三十里耳北邊貢賦之來在五里之內行舟則碣石正在其右蔡止批滄州志而不考其實遂謂九河皆淪入于海悞矣傳又言遼濡沱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此亦悞按濡淖易三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況淖易在禹時原舊入河後河徙而南始入海耳遼水

自塞外三萬衛西北入遼東境南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廣寧之東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

澠沮會同

蔡引會晁二說以為未知孰是按會稱汲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澠水即汲水也今考浚儀陰溝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其地有浚儀橋蒙亦祥符地今有大蒙城小蒙城在陰溝之東汲流至此名為澠睢水一在開封陳留縣經睢州寧陵一在本府夏邑縣經永城縣至南直隸宿州二水皆豫

徐之水與充無干其謬顯然從晁說河出為澨濟
出為沮者近之朝宗會同皆諸侯見天子之名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重乎此者為桀
而輕乎此者為貉蓋非惟不可增即減之亦非也
若謂賦以薄為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
而後定之之名也蓋即貞悔之貞充地最早沮汝
難去與他別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
有三載歷之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生

年齊矣必十三年者按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
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
惡蓋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
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既云漯者河之支流則即今在章丘者是也故道
尚存又謂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則又是一
漯矣此乃出東昌府華縣即東武陽也至青州府
博興縣入海與河不通安能達于河乎

鉛松怪石

怪石乃石之奇而有用者如陽起石以之傳物則見日而飛雲母石煉而成粉則靈而可餌此類皆奇而適用所不可少者故制之為貢以其種類不一故摠曰怪石非玩好之具也

三江既入

註以淞江東江及婁江為三江大謬此當以經文為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則為南江而岷江即為中江蘇子瞻及近世邵竇之說皆同

既入者入于海也蓋岷江雖在梁州漢江雖在荊州皆經揚州入海故于揚言之按徐鉉註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岨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震澤舊時江水直注太湖故叙震澤底定于三江既入之下自東壩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松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
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能罷狐狸織皮文與西
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
而以此來貢也此說甚是蓋西傾必係西戎之國
因下導山有西傾故以為山然西傾之山自在雍
州于梁無與且梁在帝都之西豈有貢道乃從雍
州之山而來者乎况各州貢道皆以浮字起若割
西傾句屬上而以浮于潛起則九州一津矣
弱水既西

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去長安一萬二千
餘里蔡以其遠而非之似矣然而未當也韓氏嘗
辨之云江漢之水禹治于荆則自荆而下揚州之
域禹固未嘗治之然謂揚之江漢非荆之江漢不
可也禹之所治雍地之弱水也謂之既西則源東
而流西矣弱水出西海之山西海今在陝西寧
衛城西三百里其海方數百里跨夏夷之地而窮
石之山當在海之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百里至
汴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

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
雍地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此西海非
前弱水所出之西海也蔡傳誤認後西海為弱水
所出故非之禹之導者雍之弱水也荒遠之外禹
蓋未嘗至也豈可以禹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耶

導黑水

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即今叙州府慶
符縣以舊志有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
有黑水然蔡傳竟遺一符字疎略之甚又稱水之

黑以榆葉積漬所成益謬梁之黑水出葉榆澤葉
榆即西珥海其地有黑水祠在今雲南大理府點
蒼山匯為巨湖周三百里若雍之黑水五六各異
源安得皆為榆葉所浸哉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太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非江入于海
蔡傳據常氏之說謂鞏昌之漢為東源三泉之漢
為西源又謂西縣為東源是以西縣為鞏昌矣不
知鞏昌去西縣一千八百里三泉在西縣之東豈

可以鞏昌為東源耶據實考之漢水出陝西鞏昌
府嶓冢山為漾水東流至西和縣即入武都上祿
之地名為西漢水又東流至成縣即扶風郡治名
大東漢水折而稍西折而東南入漢中府鳳縣過沔
縣西別為潛又東合沔水東流經本府洋縣流入
湖廣襄陽府鄖縣至均州為滄浪之水歷光化襄
陽宜城荊州府荊門州潛江縣至沔陽州至三澨
以滢漳滢澧滢故曰三滢在今京山縣西八十里
至漢陽縣大別山南流合岷江東至江西南康府

星子縣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至南直隸通州入
海曰東滙曰東為者言漢自西東流而滙為彭澤
又東流而北江非謂漢之東邊也蔡傳之所疑者
皆非蓋江漢既經彭蠡則彭蠡之水言滙何妨且
此先言漢則自當以為漢滙後言江則自當以江
為會江漢合流漢水原在北故曰北江漢在北既
言彭蠡為漢滙則江之來自當稱北會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非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
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皂
江水入叙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非入瀘州
合江縣東非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
州入夔州府萬縣雲安奉節經瞿塘硤入湖廣荆
州府歸州出硤歷夷陵宜都公安石首入沔陽州
過雲夢入武昌府嘉魚縣經江夏縣東會漢水南
過武昌縣入岳州府巴陵縣過洞庭湖東至武昌
府咸寧縣東入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入南康府星

子縣過番陽湖入南直隸安慶府懷寧縣經池州
東流縣東入太平府當塗縣入和州為橫江入應
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儀真縣北則歷泰州
至通州南則歷常州府江陰縣至常熟入海此實
錄也註太畧

導渭自鳥鼠同穴

蔡謂鳥鼠為同穴之枝山誤矣鳥鼠同穴既是二
山導山必自本而枝豈有先導枝山之理又孔氏
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蔡斥為不經按釋文云

鳥鼠同穴其鳥為鵠其鼠為鼯鵠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鵠似鵝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人鼠在內鳥在外今人有入是山而親見之者宇宙之間何所不有安得以已所不見而遂疑其為怪也

大戰于其

註補啓與有扈戰其之野據書序史記也說苑子貢補禹與有扈氏三戰不服脩德一年有扈請服莊子亦補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逸周書亦補有夏

之方興扈氏弱不恭身死國亡墨子引其誓之文則稱禹誓然則戰于其者禹也非啓也

急棄三正

註以三正為子丑寅之正非也夏正建寅只奉夏正可矣豈欲其兼殷周子丑之正而悉遵奉乎孔傳以為急惜廢棄天地人之正道斯為得之管見謂禹養民莫重于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脩六府急棄三正是三不務三事亦通

威克厥愛允濟

李靖兵法云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恩愛洽于士心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行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予謂李衛公在兵中久極知軍情故以尚書聖人之言彼不敢信予謂書言不錯解

書者快耳克能也商書克寬克仁蓋寬不難克寬為難如素無厚德將有欲為寬而不能者矣威克厥愛者謂其心一於慈祥於威之中而能其愛故允濟愛克厥威者謂其心一於慘刻於愛之中而能威故允罔功如此看方與上文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脇從罔治威與惟新之旨相合

續禹舊服

服卽禹弼成之五服孔傳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是也蔡解以為繼禹舊所服行恐非至下茲率厥

典乃是循禹所行之道

用奕厥師

墨子引書云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代之惡龔
喪厥師據此則奕當作喪言上天不善夏桀之所
為用湯受命而使夏喪失其衆也詩云女也不奕
則奕字亦訓為失即不改字而以失訓之更覺妥
帖若訓為明未安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註勿以小善而不為勿以小惡而為之文同而異

解經文之意只云爾惟德母謂小而不為也萬邦
之慶基于一念之微爾惟不德母謂大而後戒也
期厥宗之墜實本于一念之惡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竟以忠信為周於理可通于文不類周者無缺漏
之意由忠信而出者也人有偽則不勝其缺漏矣
按古篆文周字與君字相類當曰自君有終相亦
惟終此必字之相類而訛者

王祖桐官居憂

世傳伊尹以臣放君稽之經文殊不然古禮君薨
聽于冢宰新主宅憂亮陰三年太甲以孫繼祖位
未能率德伊尹恐其居官燕逸故營桐宮于成湯
之墓奉王居憂其間以終三年之喪使之密通先
王遠離寺婦以成就君德正是遵行古禮何嘗放
君哉

朕承王之休無斁

斁字不可作厭字者臣豈有厭君之理只是無窮
極之意

聒聒起信險膚

聒聒說文引作𦉰𦉰蓋自用之意似勝蔡傳

予亦拙謀作乃逸

拙字說文作𦉰謂火明也言我今遷都深知其利
于汝譬若舉火然明為汝造安逸也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蔡謂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非也以遷
都言之則器非求舊惟新亦是切喻觀下失于政
陳于茲之戒可見矣

鞠人謀人之保居

蔡謂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謀字不訓竊謂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使得安居也即敢恭生生之意

說築傳岩之野惟肖

孔氏舊註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寫其形象求之天下果見築者胥

靡衣褐帶索執役于傳若之野孟子亦云傳說拳于版築之間舊說是也蔡以築為居無據既乃遯于^荒范野自河祖亮暨厥終罔顯

遯于荒野蘇軾以為其盤遯去極是蓋盤膏為高宗之師後乃遯居荒野武丁遣使求訪故不安居一處遂自河祖亮厥終罔顯者晦其迹而不知所往也汲冢周書謂盤庚自奄遷于北蒙十五年而營般邑小辛小乙武丁迄庚丁皆因之至武乙三年復自般逸河北十五年又自河北而遷沫然則

自河徂亳又何嘗是武丁事哉若謂其學絕無顯明益陋矣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受教曰敬此訓最精高宗序學于其盤至克邁乃訓皆資之人者說因言學千古訓欲其及諸已也蓋學古是尚友古人須以我之精神通于千古之上故須孫志以求允懷以俟而後道始實有諸躬也然積諸躬又不若忘諸心故云惟受教于人於學學之道止居其半半須自得念謂心念典主也

此心自始及終常主于學則精神既到脩証俱融故曰厥德脩罔覺罔覺之覺乃為真覺學不至是總未逼真

西伯戲黎

蔡攬史記以為文王事非也金仁山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為武王事而吳氏以戲黎之師在伐紂之時尤得旨王伯厚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此

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厥後周以商墟封衛狄入
黎侯而衛不救唇亡齒寒遂為狄所滅是知黎為
商都要關而戡黎為武王伐紂時事也疑矣
我其發出狂

狂字乃往字之誤史記宋世家作發出往註引鄭
玄云我其起作出往是也若以顛狂釋之恐無此
理

罪合牙一
不辨淑慝一切詠之故曰罪合牙一

武成

蔡氏考定武成皆本劉氏王氏程子之說然虛心
讀之即不改各自可通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
商也厥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見不久而
商平即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丁未一節言服而
祀神既生魄節言歸而覲臣覲臣不可以先祀神
故其序如此既覲臣不可不告詔之故惟先王建
邦啓土以下皆告詔君臣述其既往之事也恭天
成命一節亦告神之詞列爵一節則記其致治之

法耳以今日而叙往日之事所以月日前後不倫
不足疑也

汨陳其五行

蔡訓汨為亂訓陳為列似矣然言五行亂其列則
通若曰亂列其五行則難通矣愚謂汨沒也陳久
也亦腐也即盤庚失于政陳于茲之陳承上縣湮
洪水來言汨沒久壞其五行也湮者障而塞之之
謂禹治水只是疏濬縣只是湮塞今河北有縣湮
言禹隄此一徵也既湮洪水則木不得茂土不得

乾金不得顯火不得明故曰汨陳其五行然則食
之治水築隄之外別無長策皆縣之流也

大乃錫禹洪範九疇

洛書與洪範無干若謂天錫洛書禹因而策九疇
甚無謂此天錫與天乃錫王勇智同

平康正直

平康者無習俗氣質之偏而與皇極為一者也錫
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登諸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是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註稱極北至于牽牛則行黑道極南至東井則行
赤道夫黑道赤道乃後人所抹以紀天行之度者
不宜以之訓經況惟宋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已在虛
矣當殷周時其行度亦有異當刪去無疑

我其為王穆卜

穆卜者凶官肅穆之內謀卜于祖先以決大疑也
周書文酌解篇伐有三穆其一絕靈破城其二筮
奇昌為其三龜從兆凶此穆卜之法也絕靈破城

者謂滅人之國覆絕其祖先之靈攻破其所都之
城也蓋武王克商未久遽遭危疾二公以紀靈破
城為疑故欲穆卜周公知天命有歸疾不由此恐
因穆卜以搖四海之心故辭二公而願以身代武
王也如訓穆為敬而有和則失考甚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按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必然惟
不用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又朱子語錄云
此一說先儒都錯了只有是道說得好他解丕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言上帝責三
王之侍子侍子謂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于左右
故周公乞代其死言如有三王是有侍子之責于
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托世
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又意如此

公將不利于孺子
嘗與友人季彭山論此多謂周公攝政自武王
時始蓋武王未受命事皆委于周公誅討代奄蔡

也廉滅國五十皆周公之功也君臣兄弟之間相
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朝臣亦必信之不惟朝臣
信之天下亦必信之若謂管蔡怨周公專搆而遂
欲興殷此雖至愚必不為也大率管蔡之流言非
以周公不軌之罪搆成王也蓋亦本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于殷之意謂周公虜商不若文王
之盡善恐頑民未服大難將作必將貽害於幼主
故流言而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不知武王滅殷本
于天命將私意也天命既歸周有何不利故大誥

多方反復明天意以導之

尹茲東夏

註謂宋亳在東故曰東夏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
但不當連亳言耳宋即隨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
升中天府今為睢德府若亳則鄭玄以為偃師皇
甫謚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並與宋無
干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詩序言衛不能脩方伯連師之職則康叔為方伯

信為諸侯之長矣以此書小子字故先儒皆謂康
叔受封時尚幼按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
年而崩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近九十
矣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尚幼今陝
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皆以小子
呼之親愛之詞也此所謂小子亦必如此

弘于天

註訓天為理所從出殊覺牽強荀子富國篇引書
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此脫一覆字

外事汝陳時臯事師司此殷罰有倫

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
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
王朝之卿明矣呂氏外子內子之說極當蔡氏何
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
一句適以助後世成王封康叔之疑師司殷罰有
倫者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子若是後來何必
師用殷罰為哉

穰考文王

穰敬也詩曰穰之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以為穰
亦通新安陳氏謂昭穆之穰與左傳合不易之論
若以為穰之之穰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
字又何訓耶穰之之詩不可引以為證

厥或告曰羣飲

蔡謂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其惡金也又曰羣
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其者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曰為其惡又曰謀為大其皆因本
文殺字而疑之也意謂若非大其罪何足殺不知

殺即殺三苗于三危之殺非謂盡殺之也況曰予
其殺更有審定而未必殺乎按史記註云漢律三
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故賜舖得會聚飲食羣飲
正此類也

梓材

首節其綱領也汝若垣越曰一節所謂以厥臣也
王啓監一節所謂以厥庶民也稽田一節正率是
而喻之身今王以下即康叔王之詞故曰作兄
弟方來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和懌先後迷民於

衛國尤切蓋迷于紂者在先迷于武庚者在後也
若茲監正與王啓監相應蔡以後監為視非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璞斲惟其
塗丹履

此正以上三節功夫望康叔圖終而歷喻之也重
在疆畎塗墍茨塗丹履上稽田喻治外作室喻治
內梓材喻內之制作蘇氏訓敷為治陳氏訓敷為
開墾孫矣訓苗為去草敷苗者謂治去草棘也無

廣字意以疆為畔原是孔氏舊註止據左傳如耕
之有畔遂以畔訓疆畢竟疆非畔也疆是田岸畝
是廣尽深尺之溝皆耕者所必須早日垣高曰墉
泥飾曰塗仰塗曰墍茨亦不独是蓋穀梁傳焚雍
川之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獲采色之名有青
有朱丹雘則是朱飾者三勤字重三者之譬言武
王既勤勞以姁之叔當罔厲殺人毋昏戕毋自虐
以成就潤飾之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以御事為指成王非也御字者庶殷之御子也
觀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其意可想矣蓋誠民必
先服殷事故告庶殷亦自乃御事也

我二人共貞

貞即厥賦貞之貞謂卜也若以為正殊無意義
亂為四輔

註謂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非也按漢三輔
乃指地言謂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周之四輔乃
王制所謂設四輔及三公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

後丞耳

君子所其無逸

註訓所為處本呂東萊之說當時朱晦翁亦識其
太巧按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訓所為用力楊用脩
云所猶勉也西土人謂用力于有事為所召誥王
敬作所與此義同似覺明順

言乃雍

坊紀引此書作言乃謹謂言出而人謹悅之猶所
謂言而民莫不信也蔡訓雍為和其義較淺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恭明不平明由恭而出明德即所謂前人光也心
營曰經躬承曰歷繼述曰嗣三字亦不平
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

蔡引蘇氏謂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
于配天之主乎此說非也此處皆說舊臣故惟舉
其其盤文王不言太公高宗不言傳說皆一意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矣

陳陳告也承上六臣而言率惟此道有所陳白以

保又有殷故殷之禮升其有德之主以配天如以
陟為升遐則陟丕登上帝之耿會豈亦升遐乎
王自來自奄

註謂成王卽位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非
也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卽
封伯禽為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為武庚
叛也周公懼殷遺民與淮夷徐戎合勢故奉成王
至奄經略三年而東方始定卽周公東征事而東
山詩補三年不歸者是也多士所補昔朕來自奄

大降爾四國民命者蓋指管蔡霍及殷耳非兼奄
也當時奄已為魯安得復叛乎

洪舒于民

舒荼二字古通用詩荆舒是懲史記年表引作荆
荼是其証也王伯厚引古文正作洪荼謂大為民
之荼毒此意却勝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註以五年為紂非也五年就武庚說故曰須暇之
子孫夫上不日六下不日四而惟曰五年有的據

矣按武王十有三年克殷克殷二年王有疾逸周
書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設三監
俾監殷是殷祀猶未絕也武王崩三監投殷以畔
成王元年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東征降辟
三叔王子祿父北奔殷祀始絕自克商至此凡五
年蓋當時猶未改殷號至封微子始改稱宋云
奔走臣我監五祀

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而殷民又叛故
作浴遷之此其始遷也

虎賁綴衣

註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
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官有大故則守
王門並無執射御之事

乃有室大競顛後尊上帝

蔡訓室為王室恐與下迪知忱恂不相接當依孔
氏謂夏時卿大夫冢大強猶招呼俊賢以尊上帝
帝如此則上下文勢皆順

太史司寇蘇公

註謂蘓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按地志云
溫已姓蘓忿生所封溫卽孟州溫縣是溫為國名
蘇乃姓也

越玉五重

左傳大路越席所以藉寶也越王五重者謂以越
席籍王凡用五重慎之至也按周書武做篇武王
將崩出金板郊寶用和細書命詔周公且立後嗣
屬小子誦文及寶典命成王將終亦越玉五重陳
寶正行此禮也

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註以姜為姜里於若字難通況說又王猶可說武
王益謬矣梅說又姜進善也姜若者從善順諫之
義此說為優馬氏曰姜進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
順之也

王釋冕反喪服

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同蓋以天命及宗廟
社稷為重故太甲祗見厥祖必曷以喪服見由來
久矣註引蘇氏一語可刪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之利口惟賢
政本諸身故貴有恒辭布于下政尚體要凡立言
必有體王言之體當簡要故曰體要今曰趨完具
而已此訓不明靡靡則非有恒利口則非體要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書緯稱穆王以呂侯為相惟呂命者惟呂侯之命
猶言惟說命也穆王享國五十五年壽百歲當依
蘇氏以耄為句荒度依荒度土功一樣者蓋穆王
悔其巡遊而命呂侯訓刑有改過之意故孔子錄

之一篇大意儘自有條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
承蚩尤之亂而淫刑也皇帝哀矜至惟明言辟懲
苗之虐而用德也乃命三后二節言羣臣輔弼之
德明德感而後始命皋陶制刑見刑之不得已耳
四方司政至惟永則言當以苗為戒以伯夷為勉
而其所當勉者惟在勤敬也有邦有土以下先言
擇人敬刑度及者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要正
言用刑之事罰懲以下申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
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百官族姓以下又言用

刑之本與兩造其備以下相應嗣孫以下則告後世耳其言有條其理甚正蔡傳乃深非之則不考之故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匭實其罪

按舜典金作贖刑古人五金皆謂之金非必黃金也故註疏以為銅呂刑之千錢註疏以為黃鐵皆謂銅也正義謂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錢錢六兩為三百七十五斤故知為銅也漢

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疋今律用穀及銅錢亦是此意蔡以舜止贖輕刑而此五刑皆贖遂著論非之不知疑赦而後贖又欲匭實其罪則亦非濫刑矣

魯人三郊三遂

東郊不廂以拒守故曰三郊

番番良士族刀既愆我尚有之伉伉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良士傳以為蹇叔以理度之當指百里奚勇夫必

指公子繫子桑輩蓋自魯僖公二年晉滅下陽百
里美始入秦其後惟務息兵養民至僖公二十八
年始有入滑之師自此一戰外未嘗用兵他皆與
晉共成尊王等事耳此篇當作于其時雖獲晉君
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而非其休養之初心也故
穆公深悔而夫子取焉邵堯夫謂夫子知秦之繼
周故錄秦誓小之乎窺聖人也其思斷之臣敷
語豈惟可以治秦國雖治天下亦不過此書以秦
誓終雖謂其不愧典謨可也
砭蔡編終

六
鍼胡編序

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
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
始終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君命
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
於經未必盡合也况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
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如
齊公會吳于鄆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
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